

百年侦探小说经典回顾

京联图
精品书屋

HAJIAN
BUBENTAN
XIAOSHUO
LINGDIAN
BUGU

谚语与诅咒

布朗神父探案集

[英] G·K·切斯特顿/著
魏正军 黄大卫/译

山西出版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百年侦探小说经典回顾

谚语与诅咒

布朗神父探案集

[英] G·K·切斯特顿/著
魏正军 黄大卫/译

山西出版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谚语与诅咒：布朗神父探案集/（英）切斯特顿（Chesteron, G. K.）著；魏正军，黄大卫译.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 10
（百年侦探小说经典回顾）

ISBN 978-7-5378-3124-6

I. 谚… II. ①切…②魏…③黄…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5540 号

谚语与诅咒：布朗神父探案集

（英）G·K·切斯特顿 著 魏正军 黄大卫 译

*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www.bywy.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才智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4 字数：186 千字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7-5378-3124-6

定价：18.00 元

目 录

谚语与诅咒·····	1
蓝宝石十字架·····	20
带翅膀的匕首·····	39
狗的启示·····	56
强盗乐园·····	77
书的风波·····	95
惊世之罪·····	109
爵士死亡之迷·····	123
花园血案·····	137
奇怪的脚步声·····	156
布朗神父的童话·····	175
阿波罗的眼睛·····	188
隐身人·····	204

谚语与诅咒

“两只眼睛明亮，她便无恙；一只眼睛眨巴，她就沉下。”这句流行于航海线上的谚语无疑是说领航员必须睁大双眼，以防航行中的不测。但佩珑家族却回回惨遭海难，父亲、哥哥相继遇难，接踵而来的厄运又将降临……

布朗神父现在已没有兴趣去冒险，他最近因为劳累过度突然病倒了。正当他开始逐渐恢复时，他的朋友弗朗格又带着他乘坐游艇到海上去兜风，同行的还有范消。范消是康沃尔郡的一位年轻律师，也是康沃尔海岸风景的忠诚的崇拜者。布朗去时还相当虚弱，他对这次旅行不是很上心，然而他不是那种爱发牢骚或者扫别人兴致的人。他很有耐心，很有礼貌。当其余两位赞叹着紫色的落日或者嶙峋的火山岩石的壮美景色时，他也会有一句没一句地回应着他们。当弗朗格指着一块酷似蛟龙的岩石时，他也往那岩石看去，也觉得它很像条蛟龙。而当范消更为兴奋地指着一块形似鸿鹄的岩石时，他也看，并且表示赞同。当弗朗格指着一条河流的入海口问那是否像是仙境之门时，神父说：“是啊，真像。”总之，不论是重要的大事，还是琐碎的小事，他都听着，虽然它们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他听见他们说那海岸沿线对不是经验丰富的海员而言就意味着死亡。他也听见他们说锚是放在锚架上的。他听见范消说到处都找不着他的雪茄烟嘴，他也听见领航员讲授着他的航海经验——“两只眼睛明亮，她便无恙；一只眼睛眨巴，她就沉下。”他听见弗朗格对范消说。没错，这谚语是说领航员必须睁大双眼，而且动作要熟练。他又听见范消对弗朗格说，奇怪的是它并不是那个意思；它的意思是说如果领航员看见海岸上的塔灯一前一后，从远处

看似正好并排着时，那他们就走在安全的航道内；但如果一只塔灯被另一只塔灯挡住，看起来只有一只时，那他们的船没准就要触礁了。他听见范消说在他的家乡，这类神奇寓言或谚语到处都是。范消说他的家乡真是一片浪漫的土地。他甚至把康沃尔这地方同德文郡对立起来，称它是伊丽莎白时期航海技术最发达的地区。他还说，在这些海湾和小岛间曾诞生了许多杰出的船长，相比之下，航海家德雷克也只能算是区区小卒了。他又听见弗朗格哈哈大笑，那“到西部去啃”的充满探险气息的呼声表明：所有德文郡的男人们都希望有幸到康沃尔来定居。他听见范消说，别傻了，那是当然的事情，康沃尔的船长们不仅以前是英雄，现在还是。又说，就在那些海湾和小岛中出了一位商船船长，现在已经退休，浑身都带着那颠簸刺激的航海生活留下的烙印，而他年轻时就已发现了太平洋上最后八个岛屿，才使得世界地图上有了它们的位置。这个塞西尔·范消，从外表上看是那种性格粗犷和豪放的人。他头发蓬松，皮肤红润，看上去给人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好像什么事他都急于插上一手似的。他有着男孩子的那种诈诈唬唬，但是又有点女孩子那样的细腻雅致，和弗朗格那宽阔的肩膀、浓黑的眉毛以及火枪手般的剽悍强壮形成了最强烈的对照。

所有这些琐碎小事布朗神父都听了，都看了。不过，他是像一个疲惫者听着火车轮子发出优美滚动声那样听的，他是像一个病人看着墙纸上的花纹那样看的。没有人知道一个处于恢复期的病人有多少情绪的变化，但是布朗神父的精神萎靡，肯定和他对大海的陌生有直接关系。当那条河流的入口渐渐临近，河面变窄像瓶口一样，水流平稳，空气温暖并带有泥土气息的时候，他看上去像是婴儿般苏醒过来，欣喜得到处张望了。他们到达入口时，太阳刚刚下山，天空和海水都还明朗，不过与陆地和陆地上的生物相比就显得黯淡多了。但是就在这个不寻常的傍晚，空气中微微透着有些异常的气息，就好像是一块熏黑了的玻璃突然从我们眼前拿开了，让人觉得那暗黑的颜色比多云天空的明亮色彩还要绚丽灿烂，这倒是反

常的现象。河岸上被人踩过的泥地以及水塘里漂浮的泥灰也不像是黄褐色，而是闪烁着棕红色的光芒。那远处的树林在微风中摇动，呈现出暗蓝色，更像是簇簇鲜活的花朵在风中摇曳一样。它们的颜色出奇的深沉而清晰，就像是被某种浪漫的甚至诡秘的东西用绚丽的风景深印到布朗渐渐复苏的感觉上来。

对于像他们那样的小游艇来说，河水仍然显得很深而宽。乡村那错落有致的轮廓渐渐从左右两边包拢过来，那些河岸上的树林也似乎要冲破束缚，向驾驶舱扑过来一样。小艇就这样行进着，穿过浪漫的峡谷，行至浪漫的洞穴来到浪漫之地。但是在这种环境中，布朗丰富的想像力也没法施展了，总觉得有什么东西扼住它们似的。除了几个吉普赛人背着从林子里砍来的柴火和柳条慢慢地走在河岸上之外，他几乎没有看见什么人。然而后来看到的一个景象虽不能说是非比寻常，但是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出现也确实有点让人意外。那是一个黑头发的女人，正独自划着一叶独木舟。如果说布朗神父对这两个景象感到惊奇的话，那么，当游船行至另一个河湾看到那个独一无二的场面时，便一下把它们都从脑海里挤掉了。

河水变得越来越宽了，向两边分开而去。那是一个形似海鱼的长满树木的小岛把它劈开的。他们行驶着，小岛也像条船似的以同样的速度朝他们“游”了过来，那“船头”，说得更确切点，烟囱等光怪陆离的东西颤颤巍巍地向他们靠拢过来。原来在他们旁边不远处直立着一座奇怪的建筑，不是那种他们一看就想得起来的东西。那建筑不是特别的高，就它的高度和占地面积而言，叫做塔楼可能更合适。这塔楼完全是用木头搭建的，建筑风格怪诞，整体显得极不协调。其中一些木板和大梁是由上等的干橡木做成，还有一些则是最近才砍下的原木，另外一些是由白松木做成，大量的木梁已用沥青涂成了黑色。这些黑糊糊的房梁形状各异，有的弯曲着，有的相互交叉，使得整座建筑看起来庞大而杂乱无章。塔楼上有两扇窗户都上了色，用铅条固定着，十分幽雅，带有古朴的美。他们看着塔楼，神情是那样飘忽不定，就像是某种东西让我们隐约想起

了另一样东西时的神态一样。但是可以肯定，这塔楼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布朗神父即使在自己也困惑不解的时候，依然聪慧而冷静地分析着导致他迷惑的一切。于是他不自觉地想到，塔楼使他感觉怪异的原因就是那些参差不齐的材料所建成的不同寻常的形状，就像看到大礼帽用锡纸做成或是礼服大衣用格子花呢做成一样让你觉得那么别扭。他肯定自己曾在什么地方见过那种用不同颜色的木料盖起来的房屋，只是在建筑结构上与此根本不同。随后他往那黑暗的树林里瞥了一眼，迅速明白了这一切，他忍不住笑了起来。从树叶间的缝隙里露出一座古老的木头房子来，房屋的正面是由黑色的木板建成的，这在英格兰的很多地方现在都还看得见，然而我们大多数人都只在“旧日伦敦”或者“莎士比亚的英格兰”等戏里见过。那房屋在布朗的视线里游荡了一会儿，使他正好看个仔细。无论它有多古老，我们不得不承认，那是一间舒适的、修缮得很好的农舍。门前有几个花坛，完全没有之前那座塔楼的杂乱和奇异。相比之下，那塔楼则好像只是用一些废料建成的。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弗朗格问道，眼睛仍然盯着那塔楼。

范消两眼发光，充满了优越感，说道：“啊哈！我想你以前没有见过这种地方吧。这就是我为什么带你来这儿的原因。朋友，现在你会看到，我并没有慢待康沃尔的水手。这个地方归佩珑管，就是我们叫他船长的那位，虽然，他还没来得及荣获这个头衔就退休了。罗利和霍金森的传说已成了德文郡人的遥远回忆，而佩珑则是当代活生生的现实了。要是伊丽莎白女王能够复活，并乘着大型游艇沿河而上的话，她一定会在她所熟悉的那种房子里受到船长的盛情款待。那房子的每个角落，每扇窗户，每条墙板，每块桌面都和她所熟悉的一模一样。她还会看到船长坐在桌旁，高谈阔谈论着有关发现那些岛屿的故事，就如同女王和航海家德雷克一起吃饭时的情形一样。”

“她还会在花园里发现一种奇怪的东西。”布朗神父说道：“一种让她那重见天日的眼睛觉得不舒适的东西。那座伊丽莎白式的塔楼虽然具有魅力，然而角楼这种建筑风格的出现，却是明显违背那时的建筑原则。”

“但是。”范消说道：“那才是最浪漫、最伊丽莎白的地方。那塔楼是佩珑家族在西班牙战争中修建的，现在因为其他原因需要修缮甚至重建，过去一直都是按照老式风格建造的。据说那屋子是彼得·佩珑爵士夫人在这里修建的，建成现在这种高度，要是追溯她这样作的原因，乃是由于站在那屋顶正好能够看见船只进入河口地带。她希望她能在丈夫从西属美洲大陆返航归来时在那儿等候并迎接他。”

布朗神父心不在焉地问道：“那塔楼被改建了，你认为又是什么原因呢？”

“哦，关于那件事也有个奇怪的传说。”年轻的律师范消饶有兴趣地说道：“你现在正站在一个充满离奇故事的土地上。亚瑟王曾经也站在这儿，前面站着梅里和仙女们。据说，彼得·佩珑，我想他也有点海盗的习性同时又有点海员的美德吧，当时正押着三个西班牙绅士急匆匆地往回走，这三个西班牙人虽说是俘虏，但佩珑对他们极为仁慈。彼得·佩珑爵士当时准备把他们押送到伊丽莎白的王宫去。但是他性情太火暴，很快便和他们中的一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佩珑卡住对方脖子，有意无意地把他扔进海里去了。第二个西班牙人，据说是第一个人的弟弟，立即拔出剑来向佩珑刺去，几个激烈的回合之后，两人都受了伤，后来佩珑一刀刺中了对手致命的部位，于是这个西班牙人也一命呜呼，见上帝去了。这时，船已驶进那个河口，靠近较浅的地方了。而那第三个西班牙人翻过船舷，往河滩跳去，并且很快游到岸边，站在齐腰深的水里了。他转过身对着那艘船，把双臂举向空中，就像是预言家在诅咒一样。他对着佩珑，以一种尖利的、恐怖的声音说道，至少他还活着，而且会继续活着，甚至会永远活着，代代相传，佩珑家族不会看见他，

但是会永远感觉到他和他的报复的存在。说着他便潜入水中，可能被淹死了，也可能是潜了很长时间后又得以逃生，总之，后来没有人再去花心思证实他是否已经死亡。”

“看，又是那个乘独木舟的姑娘。” 弗朗格插话道，任何话题都挡不住漂亮姑娘对他的吸引。“看起来她好像和我们一样对塔楼感到奇怪呢。”

果然，那黑头发姑娘划着独木舟静静地缓慢地驶过那个奇怪的小岛。她昂着头，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奇怪的塔楼，橄榄色的椭圆脸上充满好奇之情和不解之意。

“别管姑娘不姑娘的！” 范消不耐烦起来：“世界上姑娘多的是，但是佩珑式的塔楼却很难见到。你们也能想到，在那个西班牙人的诅咒之后，一定发生了不少带有迷信和魔幻色彩的事件，同时，你们肯定也会说，任何人都都会把这个康沃尔家族的所有遭遇同那件事联系起来。但这座塔楼曾被烧过两三次却是真的。而且这个家族也很不幸，因为至少船长有两位亲人在海难中丧生了。听说其中有一位正好死在当年彼得爵士把那个西班牙人扔进大海的地方。”

“太遗憾了！” 弗朗格突然叫了起来：“她走了。”

“你的那位船长朋友什么时候告诉你这些家族秘史的？” 布朗神父问道。这时姑娘划着独木舟船离去了，却丝毫没有把她的视线从那塔楼转到他们的游艇上来。尽管范消早已把游艇停在了小岛的岸边。

“那是很多年前了。” 范消回答道：“他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出海了，尽管他还和以前一样向往大海。究竟为什么，我想这里面有个什么家族协议。好了，这儿就是码头，咱们先上岸再说。”

他们跟着他上了岛，来到塔楼下，布朗神父此时出人意料地活跃起来了，也许是因为终于踏上了干燥的陆地，也许是出于对对面岸上的什么东西感兴趣吧。他们走进了一条铺着木头的大道，两边竖着稍微有点灰暗的木栅栏，栅栏的上头，黑色的树影来回摆动着，就像魔鬼披着黑纱在翩翩起舞。那个塔楼，当他们走过之后，

显得更为奇特了，因为像这样的入口通常都应该有两个并列两侧的塔楼的，这个入口却没有使人觉得极不协调。要不是因为这个不协调的塔楼，这条大道看起来就像通往某个绅士庭院的入口了。而且，由于路道转了个大弯，连那塔楼现在也看不见了。现在看这个地方倒像是比这种岛上的种植园要大得多的公园。布朗神父也许因为劳累的缘故有点想入非非，他几乎觉得这整个园子在不断地扩大，就像噩梦中常有的那种奇怪幻觉一样。总之，他们就这样一路走着。终于，范消突然停了下来，指着那灰色栅栏里伸出来的东西，猛一看像是被捆绑着的某种兽类的犄角，而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块略微弯曲的金属板，在暮色里若隐若现。

弗朗格和所有的法国男人一样曾当过兵。他俯下身去，立刻便认出来了，他惊讶地说道：“啊，是把军刀！我想对于军刀我绝对了解，弯弯的、很重，但是要比一般骑兵用的短些，过去主要用于炮兵及——”

他正说着，那把军刀不知怎的突然从那裂缝中疾飞出来，带着沉闷的声音落了下去，然后在栅栏的底部发出了劈里啪啦的声音。随后又拔了出来，闪着白光挥过栅栏顶部几英尺高的地方，接着又劈了下去，不过像是砍得不是地方，军刀摇晃着拔了出来同时伴着从黑暗里传来的咒骂声，接着又一刀砍了下去，砍在了稍为低一点的地方。紧接着伴随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整个散了架了的木栅栏就倒在路边了。一个巨大的豁口出现在木栅栏上，豁口处闪出黑暗里的矮木丛来。

范消往那黑洞洞的豁口望去，突然失声叫了起来。“天哪！原来是你，船长。”他大声说道：“难道你……嗯……难道你不管到哪里散步都会毫不犹豫地用军刀开路吗？”

黑暗里又传来像是在诅咒什么的声音，然后就爆发出一阵欢快的笑声。“当然不是。”那声音说道：“反正这片儿栅栏已糟透了，它妨碍了这些植物生长，而这里又没有别人来管这些小事。不过等我把这‘前门’再弄大点儿，再出来迎接你们吧！”

果然，他又挥起了那把军刀，猛地砍了两下，又劈下一块栅栏，这样，那个豁口总共约有十四英尺宽了。然后，他穿过这个从树林子劈开的门，走出来站在浓浓的暮色里，他手里那把军刀上还残留着木栅栏的碎屑。

他那模样完全跟范消描述的一样：他是个年老的貌似海盗的船长，尽管那细节后来觉得像是纯属巧合。比如说，他戴了顶宽边帽，以防阳光的照射，但是帽檐却直直地向上翻着，而两边却耷拉下来，伸到耳朵的下面去了。以至于那帽子弯月般拱在头上，就像是海军上将纳尔森戴的那顶帽子。他穿着一件普通的深蓝色夹克，纽扣也是极一般的那种，但是深蓝色夹克和白色亚麻布裤子搭配起来酷似一名水手。他身材高大，看上去松松垮垮的，走路的时候有一点晃悠，虽不像是水手的那种摇晃，但是多多少少有水手的影子在里面。他手里握的那把短军刀就像一把海军用的短剑，不过却比它大两倍。在那帽檐下，他那鹰隼似的脸上透出热切的神情，不仅因为它修整得干净彻底，甚至连眉毛也没有，以至他的脸利落得让人感到不自在，又好像是那些毛发被一大堆东西给生挤掉了似的。他的眼睛突出，目光犀利。他的脸色很能吸引人的视线，同时又很容易让人莫名其妙地想起血橙的颜色。换句话说，它不但红润，而且有泛着并非病态的黄色，像金苹果似的闪闪发光。布朗神父觉得从没见过像他那样的脸，如此完美地诠释了阳光下的乡村风情。

范消把他的两位朋友介绍给这位主人后，就又想起那毁坏的栅栏和主人那充满愤怒的咒骂了。船长开始说到花园里活计又重要又烦人，可是后来又大笑起来，并用一种急躁幽默的口气说道：

“是啊，干这活时我的确有点狂暴，但是破坏的感觉真让人痛快。你难道没有同样的感受，如果你唯一的快乐是遨游大海，去发现一些新的荒芜的岛屿，可事实上你却只能呆在这毫无特色的像池塘中泥泞的土堆似的岛上的乡村海湾里。当我想到我已用毫不锋利的短剑砍倒了一片有五英里长的绿色有毒丛林，再把这栅栏劈作柴

火，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古老而可恶的家族规定时，啊，我就——”

他又举起了那把沉甸甸的军刀，这次他只一刀就把一处栅栏彻底地摧毁了。

“我真的非常痛快！”他说完便笑起来，一面发泄似的把碎块扔到了小路下面几码远的地方去了。“走，咱们到屋子里去，你们得随便吃点东西才好。”主人热情地邀请。

船长的屋子前面是一块半圆形的草坪，草坪上开辟出了三块圆形的花坛，分别种着红色的、蓝色的郁金香和一种白色的像白蜡似的，几位来者都不知道那是什么花，但毫无疑问一定是非常罕见的。一个身材敦实、头发浓密、看起来有点闷闷不乐的园工，此刻正在把一卷笨重的浇水用的管子挂起来。日暮的余晖就好像定住了似的，照着花坛里各色的鲜花。在离河不远的大门旁的空地上，放着一个高高的黄铜做成的三角架，架子上放着一架相同质地的大望远镜。在门厅前的台阶旁边，放着一张漆成了绿色的小桌，仿佛有人刚在那儿喝过茶似的。屋子门口的两边分别立着两个半身的人形石墩，那人形脸上的眼睛是两个小洞，据说那是南海岛屿上人们的崇拜之物。门口的棕色橡木大柱子上雕刻着许多新奇且野性十足的图案。

当他们正准备进门的时候，神父突然跳到了台阶旁那张小桌子上，站在那儿，透过眼镜像是无所事事一样地看着橡木柱子上那些凹凸不平的图案。佩珑船长虽然不是很生气，但好像特别惊讶。而范消则被这一幕逗乐了，就像看到一个皮格米人站在台上表演一般，于是忍不住笑出了声。但是布朗神父却没有注意到范消的笑声和船长稍显愤怒的表情。

他正凝视着柱子上的三处雕刻图案，尽管那些图案已遭毁坏而变得模糊不清，但在他看来仍蕴含着某种深刻意义。第一个图案刻的好像是某种塔式建筑物的轮廓，轮廓上方刻着某种带有尖角的彩带形状。第二个图案要清楚些，那是一条伊丽莎白式的大划艇，底

部刻着装饰性的波浪纹，然而它的中间却被一块怪异嶙峋的岩石所切断，那岩石看上去有点像是柱子木头上的节子，也可能是表现水涌进来的传统象征。第三个图案刻的是人的上半身，下面刻着像是波浪的线条，他的脸部光滑平坦，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而两只手臂却僵硬地伸向天空。

“啊。”布朗神父眨了眨眼，低声说道：“这就是那个关于西班牙俘虏的传说，不过刻得很简单。这是他站在海水里，举着双臂在诅咒；而另外两个则是他的两个诅咒，轮船遇难和塔楼失火。”

佩珑极其漠视神父的神情并轻轻地摇了摇头：“它们又何尝不像许多其他东西呢？”他说道：“难道你不知道那种半身像，比如狮子或者牡鹿的半身像，在雕刻花纹时乃是不足为奇的吗？难道横穿那条船的波浪形不像是他们所说的那种锯齿形吗？虽然第三个图案不是很像纹章，但假如把它看作是塔楼顶上盖着月桂树而不是火焰，那就更像是纹章了。”

“似乎真的有点邪门儿。”弗朗格说道：“这些图案从某个侧面确实模模糊糊地体现了那个古老传说。”

“是啊。”充满疑虑的船长说着：“但是你们并不清楚那个古老传说究竟是真的是假的。而且，对于那个传说，各种形形色色的说法又能证明什么呢。这位范消先生，他喜欢这类故事，他会告诉你这个故事还有多种版本，可能更加骇人听闻。其中一种说法是，我那可怜的父亲把那位西班牙人砍成了两半，而这也可以从那些图案上看出来。另一种说法是，我们家有一座爬满蛇的塔楼，甚至还有对那些爬行动物的生动描述。第三种说法认为，图案上船中间的那条曲线是按照传统方法刻的雷电的样子。但如果细看的话，就会发现单就最后一条来看，巧合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小的。”

“是吗？我想听听你对这些的更详细的解释。”范消问道。

“因为，事实上，”船长冷冰冰地说道：“据我所知，我们家那两条船遇难时根本就没有闪电。”

“哦！”神父说着，从小桌上跳了下来。

接着一阵沉默，他们只听见河水潺潺流动的声音。然后范消用疑惑的甚至有些失望的语气说道：“你的意思是说根本就没有火烧塔楼这回事了？”

“当然，那只不过是某种传闻而已。”船长说着，耸了耸肩。“我不否认，其中有些故事还有目击者提供的佐证。曾有人在这一带看见了火光，那是他穿过树林回家途中碰巧遇上的，难道你没听说过？还曾有一位在山坡上牧羊的人认为他看到了塔楼上熊熊燃烧的火焰。然而，对这种潮湿而泥泞的小岛来说让人联想到火焰是最不可思议的事。”

“那个火光是怎么回事？”布朗神父突然轻轻地问道，指着河对岸的树林子。于是大家都紧张起来，好奇心极强的范消甚至一时惊讶得不知所措。这时他们看见一条长而淡的蓝色烟云缓缓上升，然后慢慢地消失在依稀的暮色里。

佩珑突然轻视地笑了起来。“吉普赛人！”他说道：“他们已经在这儿住很长一段时间了。先生们，大概快吃晚饭了。”说着他转过身，准备回屋。

但是那图案隐含的神秘阴影还在范消心里弥漫着，他突然问道：“可是，船长，小岛附近那劈啪的声音是怎么回事呢？那很像是火在燃烧的声音啊。”

“的确很像。”船长说道，一边走一边笑着：“那只是条独木舟路过而已。”

船长说话的这会儿，厨房里的一个男仆出现在门口，那人穿着黑色衣服，长着一头黑发和一张蜡黄的长脸。他告诉船长晚餐已经准备好了。

饭厅看起来像是个船舱，不过不像是伊丽莎白时代的，相反的是它每个角落都散发现代气息。饭厅的壁炉上挂着作为纪念的战利品——三把老式短剑；一张棕色的16世纪的地图上画着海神的象征——美人鱼以及点缀着碧波荡漾的大海的小船。不过镶在壁板上的这些东西比起另外几个箱子来说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箱子里装

着不少制作精致、色彩斑斓、活灵活现的鸟类标本，来自太平洋的奇形怪状的漂亮贝壳以及一些形状怪异粗糙的器械，它们甚至让你联想起原始人是否真用它们来捕杀或者烹煮过猎物。然而说到颜色的怪异，莫过于船长那仅有的两个黑奴了，他们都穿着紧身黄色制服。神父看着他们衣服那颜色和上衣底边的小后摆，这些让他想起金丝雀的模样，而且更联想到它们的南部迁移。晚餐快要结束时，这两个仆人走了出去，连同他们那黄色的衣服和黑色的脸。只剩下厨房里的仆人以及他那黑色的衣服和蜡黄色的脸。

“很遗憾好像你对那个传说并不怎么重视。”范消说道：“说真的，我带来这些朋友就是想帮帮你的，他们对你们家那些事情了解得这么清楚也许让你都有点吃惊吧。难道你不怀疑那些与你们家有关的传说？”

“你信？我可不相信那些。”佩珑轻松地说道，一双闪亮的眼睛对着一只红色热带鸟的标本眨了眨：“我是一个绝对相信科学的人。”

令弗朗格吃惊的是，他的这位教士朋友好像已完全恢复了原有的充沛精力似的。他接过船长的话头饶有兴致地谈起了生物学，语言风趣幽默，有意无意地流露出很多大家不知道的信息。不知不觉中甜点和茶水都已吃光，连那最后一个仆人也出去了。这时神父不动声色地说道：“请不要以为我没有主题观念，佩珑船长。我刚才之所以谈那些，并不是因为好奇，而是因为要把握我们的谈话以求你的方便。我想，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不想让你那位做饭的仆人听见我们谈论你们家族的事情。”

船长扬起了光秃秃的眉头，大声说道：“是啊，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觉察到这细节的。但事实是我不能再容忍这家伙，尽管我还找不到恰当的理由轰走他。范消对这些很清楚，他会告诉你，那些长着西班牙人的黑头发的人是多么令人厌恶。”

弗朗格突然重重地往桌子上捶了一拳。“天啊！”他叫起来，“那姑娘不也是长着那种头发吗？”

“我希望今晚当我侄子安全返航归来时，”船长继续说道：“这一切都会结束。你们看来很惊奇，我想如果我不说出这其中的原委和细节，你们是弄不明白的。我父亲有两个儿子，这你们都知道。我现在仍然是独身，而我那哥哥结了婚，并生了个儿子，也许是因为遗传，他也义无反顾地做了水手，并且将继承他应有的财产。说到我父亲，他是个怪人，不管怎么说，他综合了范消那种迷信和我的这种不相信，这对矛盾一直在他身上斗争着。在我最初的几次航海之后，父亲产生了一种想法，他认为这种想法不管怎么说都会证明那西班牙人的诅咒是否灵验。按照他的想法，如果所有佩珑家的人都去航海的话，遇到天灾的可能性就太大了，因而就不能证明什么；如果我们按照财产继承的先后顺序轮流着出海，那就会验证是否真会有什么神秘的灾难降临这个家族了。那是个愚蠢的想法，所以我和父亲还为此吵了架，吵得很凶。因为我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一门心思想去航海，而现在却不得不耐心等待，因为按顺序我排在了侄子之后。”

“我想你父亲和哥哥，”神父很有礼貌地说道：“都死于海难中了。”

“是的。”船长喃喃道：“至于那些不幸的意外事故，人们议论纷纷，而实际上他们是遇到了海难。我父亲在沿着大西洋的这条海岸线航行时，不幸撞上了康沃尔郡的这些岩石。我哥哥的那艘船在从塔斯加那岛返航时不幸沉没，但没有人知道那不幸发生在何处，他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我告诉你这完全是由自然灾害造成的，不光佩珑家的人，其他许多人也同样遇难了。航海者在谈到这两起事故时也觉得很正常，没有任何迷信色彩和邪乎的说法。但是，这片神奇的森林不知怎么却着了起火，附近许多人都说看到塔楼也着了起火。所以我说沃尔克回来时，一切就都清楚了。和他定了婚的那位姑娘本来说今天要来的，但是我担心有什么意外会让她受到惊吓，所以我打了电报告诉她等听到我的消息再来。但是沃尔克今晚肯定会回来的，那时升起烟，我是说烟草的烟，迎接他。当我们打开这瓶酒庆祝他凯旋归来时，那古老的诅咒也就不攻自破了。”

“味道真的不错。”神父一本正经地举起酒杯说道。“但是，正